

灯火 通明

〇〇七五部隊創作組集體創作



青島人民出版社

PDG

独幕话剧

灯火通明

00七五部队创作组集体创作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西宁

独幕话剧
灯火通明

〇〇七五部隊創作組集体創作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青海西宁新生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公厘 1/32·印张1·21,000字

1959年3月第一版 195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2,100

※

統一書号：10097·87

定 价：(3)0.14元

目 錄

八号病房(独幕話劇).....唐国选 尹英文执笔(1)

灯火通明(独幕話劇).....唐国选执笔(15)

八 号 病 房

(独幕话剧)

人 物：王 平 某营一排长，休养员，30岁左右，少尉。
陶 利 该排战士，十九岁，上等兵，外号“小淘气”。
管理員 卫生营管理員，二十六七岁，少尉。
刘所长 40岁左右，卫生营所长，大尉。

地 点：某部卫生营，八号病房内。

布 景：八号病房内，光线充足，给人以清爽雅静的感觉：粉白的墙壁，整齐的被褥，干净的用具（包括书桌、热水瓶、小茶壶、两把靠椅）。最惹人注意的是靠墙的一副拐杖和门帘上的几个大红字：第八号病房。

报幕词：祖国在一日千里的前进着，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六亿人民的豪迈气势，排山倒海；六亿人民的跃进歌声，响彻云霄。就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里，我军某部八号病房中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不，这不是笑话，这是大跃进中的一个生动有趣的镜头。

幕 启：早晨的太阳透过玻璃窗，斜射在王平的身上。王平左手拿一叠诗稿，右手执红蓝铅笔，斜坐在椅子上，全神贯注的凝思着，一眼即可看出他正在专心致意地修改一件作品。他在诗稿上划了几笔，又将笔搁在桌子上，把目光移向另一张纸上，脸上流露出惊喜的神色。他站起来了。

王 平：（突然爆发出大声的讚嘆）好哇！（猛将桌子一击）
三天吃了两顿饭，

小小困难又何妨。

（焦急地）唉！我还呆在这个地方！

（管理員拿簸箕、扫帚、脸盆等物，跨进門。）

管理員：（自言自語）三天才吃两頓飯，这是怎么搞的？（輕
輕放下扫帚、脸盆等）王排长：（王平凝視着窗外，
沒听到）

管理員：王排长，对不起呀！的确我們是照顧得不周到呀！

王 平：（一惊）啊，管理員，是你啊！你們工作精神真好，
对病人耐心，照顧周到，还經常来征求伙食意见。我
可不是奉承，伙食是搞得非常好的，飯好菜香。

管理員：（誤以为是諷刺）伙食不好，我們管理人員应该負責
任。別生气，有什么意见尽管提，我們保證接受。

王 平：意见？我提不出来！

管理員：王排长，我这个人袖子里搥棒槌，直出直入，你沒
吃飯，是我們的錯誤，你有意见不提也不对呀！

王 平：管理員，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管理員：你对党忠誠，舍身救同志，光荣負伤，这是值得我們
学习的，我們有責任照顧你。（緩和了一下語气）当
然，我們工作中也免不了有缺点和漏洞……。

王 平：哎呀，我的好同志，你干脆把这个悶葫蘆揭開吧。

管理員：对，我也喜欢干脆。（略停）剛才我一进門就听你
說，三天吃了两頓飯，还說什么“小小困难吓不倒
人！”……

王 平：（恍然大悟）哈哈哈！……

管理員：王排长，你有意见可以提，如果你認為提意见不頂用，
貼大字报也行！

王 平：哈哈……

管理員：你笑什麼？

（王平笑得喘不過氣來。）

管理員：好，這樣吧，你認為我解決不了，我去請所長來，
（欲下）

王平：（怕鬧誤會，忙一把拉住他）管理員，管理員，別走，
你聽我說：是他們沒吃飯。（指詩稿）

管理員：（看看王平，猶豫不定的拿起詩稿）他們：（念）

鋼鐵元帥要升帳，

部隊出發去找礦。

雲里來，霧里去，

汗水濕透綠軍裝。

管理員：（念）三天吃了兩頓飯，

王平：小小困難又何妨。

管理員：（風趣的兩手一攤）哎呀，鬧了半天還是兩句詩。我們簡直演起戲來了。

王平：你這個演員不壞呀，很生動！

管理員：唔，還有你哪，快够得上電影演員囉。

王平：哈哈……

管理員：

管理員：說真的，這首詩寫得不錯。你還是有寫詩的天才呀！

王平：這不是我寫的，是我們排里一個戰士創作的。

管理員：啊，這個字……

王平：字寫得不好。人家剛脫了文盲帽子，寫詩這還是大姑娘上轎——

管理員：頭一回？

王平：對，頭一回。

管理員：真不简单。（稍停，感嘆地）文化革命对同志們來說，
真好比老虎添了两个翅膀。

王 平：呃！你看，这里有首诗，刚好把你的想法說出来了。

管理員：（拿詩稿合念）
王 平：

战士攻上文化山，
真如猛虎把翼添，
学了文化懂科学，
保卫祖国好江山。

管理員：写得好，真是写得好。（突然想起）哎呀，演了一场
戏，忘了扫地了。（拿扫帚）

王 平：管理員，你怎么也搞起护士工作来了？

管理員：嘿嘿，大跃进嘛，自然应该主动下病房找点事儿干。
（一面整理一面說）医生护士都上山挖石膏去了，留
下的几个同志正在手术室里忙着呢，我照顾厨房里作
好飯，就来兼实习护士。

王 平：你真是多面手。（說着拿起擦桌布来抹桌子）

管理員：对，人人都应该成为多面手，不过我现在还不是。

王 平：将来一定是。

管理員：（回头见王擦桌子）这个让我来。（夺过擦桌布）你
的任务是安静休养，

王 平：（忙接着补充）还要早日出院。

管理員：对，

王 平：明天一定要让我出院。（又拿扫帚扫地）

管理員：我听所长說一个礼拜以后的明天让你出院。

王 平：哎呀，那怎么行？

管理員：（發覺王又在扫地）我說过这个讓我来，你的任务是安靜休养，你怎么又扫起地来了。（取过一份报）你坐在这里看报；

王 平：輕伤病号参加体力劳动，对恢复健康有好处啊；

管理員：你要知道，我这是新官上任啦，你們病人把活都作完了，我还干什么呀；

王 平：管理員，你不知道，我在这里閑着，多急人哪；

管理員：这是医生的意见。

王 平：可你也該向医生轉达一下我的建議呀；部队正在大跃进，大炼鋼鐵……

管理員：我們也要对病人負責。这儿的医生、所长对你都非常关心，你要好好听他們的話；安心休养。你是知道我們刘所长的脾气的。病人要不听他的話可不成呀；昨天咱們教导員病了，晚上还發高烧，今天他非要同部队一起去挖石膏，最后刘所长来啦；他說：（学刘）“教导員，你这样作是得不偿失。”就这么一句，教导員軟下来啦；

王 平：沒有去成？

管理員：是沒去成，可是他在家作共产主义教育教案。

王 平：是的，看着別人都在大跃进，一个当領導的閑着，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我們排里有个小鬼叫陶利，外号“小淘气”，他病了还要坚持参加劳动鍛炼，我沒允許他去，結果他偷着到野外去割了几百斤猪草。战士們都这样，我……

（門外传来喧嚷声：“不行，不行，同志你要遵守制度。”“我看一眼就走。”）

(管理員探身出去看，迎面碰着陶利，將他手中的簸箕碰落。)

管理員：你慢點好不好，誰給你吃了原子能哪。

陶利：(提小包進門)對不起，對不起。

王平：陶利，陶利！(驚喜地迎上前來)

陶利：排長，你腿好了嗎？

王平：好了，早就好了。

管理員：你剛才說的“淘氣”就是他？

王平：(笑)就是他。

管理員：(幽默地)真是名不虛傳。說起曹操，曹操就到。

王平：坐吧，喝杯水。(給陶倒水)

管理員：(掃起地上的垃圾)“淘氣”，探病時間不能過長，懂嗎？不能影響病人休息。

陶利：我是一貫遵守制度的。

管理員：(笑)哎呀！象你這樣遵守制度的人，越少越好。

(笑下)

王平：你是怎麼進來的？

陶利：我有急事，怕時間不夠用，就沒到傳達室去。我是繞着接診室來了個迂迴，偷偷闖過來的。

王平：他們沒發覺？

陶利：怎麼沒發覺！可是等他們發覺時已經晚啦，我立即發起沖鋒，一下子就冲到病房來了。

王平：你還是這麼淘氣。

陶利：(頑皮地一笑)排長，我還給你帶來了慰問品，全排同志和連首長也都要我代表他們來問候你。(遞上蘋果)

王平：這是什麼？

陶利：两只苹果。别看这两只小苹果，一只苹果万颗心呢！

王平：哦！

陶利：你知道这是誰买的？

王平：不知道。（打开小包）怎么还有一封信？

（念信）

苹果虽然小，
来自东海滨，
为了表表一片心，
朝鮮人民把它送给最可爱的人。
英雄带回贵重果，
归国送给解放军，
说是来慰问，
表表兄弟情。
一只苹果万颗心，
只只苹果情意深。

王平：（极端感动地）啊！这是志愿军送的。

陶利：是呀！是志愿军归国部队送的。

王平：给咱们排分了多少？

陶利：咱们分到一个，另外一个连首长的。

王平：（放下苹果呆着）为什么要给我呢？

陶利：全排通过，连首长批准。

王平：陶利，这件事可作得不好啊！同志们在“大跃进”中成天忙着，我却住在医院里閒着没事干，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还值得慰问吗？

陶利：这是同志们通过的呀。

王平：你想想要是你当了排长，象这样你会怎么想？

陶利：可是，你是为了同志们才受伤的呀！那天拆那座破房

子，眼看屋頂就要塌下來了，要不是你上前拼命抱住柱子，把其他同志都叫出去，恐怕不止傷一個人囉！同志們一致要求給你請功，現在團里已批准，給你記三等功。

王平：哎呀，造成事故，工作受到損失，不能參加工作，還要記功，這祿什麼呀？我真恨不得馬上回隊……

陶利：排長，你別操心家里，要安心休養。

王平：休養，休養，再休養下去，人都要長霉啦！

陶利：排長……

王平：家里忙得很吧？我聽說在煉鐵，是真的嗎？你們別老瞞着我呀！

陶利：怎麼樣？你這個老煉鐵工人又急着要回去了，是不是？

王平：可不是，我一聽說家中在煉鐵，就恨不得馬上飛回來。

陶利：唉，同志們是不叫告訴你的，既然你已經知道了，那就告訴你吧！（略停）現在煉鐵可出問題了，光發生燒結。頭一天我們一次還出幾十斤鐵，以後越來越少。連首長為這個問題頭都氣昏了，昨天已命令暫時停爐。

王平：已經停爐？

陶利：是呀，咱們排里同志都說：要是排長在家，（故意停下話）排長，吃蘋果。

王平：哎呀！你怎么不早說呢？我父親是個老煉鐵工人，我從小就跟着他守爐，煉鐵我可還祿是內行呢！（沉思片刻）燒結現象，主要的原因，可能是風力不足，或是爐底太深。

利：真的嗎？

平：可不是；

陶利：排長，時間不早了，我得走啦！今天家里裝爐，我
得進城去請位工人同志來指導一下。（欲下）

王平：我回去好了，不必請人。

陶利：你腳還沒好哇！

王平：已經好了。

陶利：不行，你這一回去，同志們和首長一定會說我亂彈琴，
亂放砲，把病號都拉出來了。

王平：看你這個個人主義！現在不是病號不病號，是鋼鐵元
帥升帳的問題。

陶利：醫生准許你走嗎？你腳上的毛病還沒完全好。

王平：（沉思）……

陶利：我倒有個辦法。

王平：什麼辦法？

陶利：你回去裝完爐立刻就來，醫生問你，你就說是在外面
轉了一會兒。

王平：好，那咱們一起走。（二人欲下）

管理員：（提熱水袋上）喂！你們往哪儿走？

陶利：嗯，嗯！……

王平：我們在這里談詩。

管理員：（懷疑地笑着說）我不相信，怎麼詩里面還有一起
走？你念給我听听。

陶利：嗯，嗯！

王平：（稍思，開始朗誦）走！我們一起走，
我們手拉手，
為保衛祖國，

要作打虎手，
举起钢铁般的拳头，
讓战争贩子发抖。

陶利：（接念）走！走！走！

陶利
王平：（合念）我們一起走！

管理員：（当真）哎呀！我差点又鬧了个謔会。这是一首好歌词，你們給我抄下来，我来配支曲子。

陶利：恐怕不能唱吧！

管理員：能，很有歌的旋律。

（陶利碰碰王平胳膊。这时門外有人喊：“管理員！”）

管理員：干什么？

（后台声：“刘所长叫你！”）

管理員：就来啦！（回头递过热水袋）王排长，把这个拿去，（欲下）可不許再用脑筋了，大脑得不到休息，也会影响腿的恢复。（下）

王平
陶利：（二人捂着咀，忍不住笑起来）嘻！嘻！

王平：事不宜迟，我們快走吧！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陶利：呃！你穿这身衣服，能走出去嗎？

王平：哎呀！可沒想到这一点。我的衣服放在庫房里拿不出来，怎么办呢？

陶利：（着急）这怎么办？

王平：这样吧，我穿你的衣服，你穿我的衣服，你在这里当一会病号，我去装完爐就回来。

陶利：那怎么行！我……

王平：（說服他）一切为了鋼鐵元帥升帳，你懂嗎？

陶利：（无可奈何地）那你一定要早些回来。

（二人迅速換好衣服。）

王平：至多不超过三小时。

陶利：（忽然想起）哎呀！医生来了怎么办？

王平：医生喜欢安静休养的病人，你蒙住头睡觉，他們以为你在安静休养，就不会打搅你了。（带上大口罩，又将热水袋递过去）你把这个也拿去把；

陶利：要这干嘛？

王平：医生见你脚上不放热水袋，会說你的。

陶利：脚上放了热水袋，他們还会检查嗎？

王平：只要不是查房間，他們对快好的病人是不会检查的，最多看看也就走了。

陶利：排长，你可一定要早点回来；

王平：知道。

（王平正准备下，忽听門外所长講話声，二人大惊。）

陶利：喂，来人了，你看怎么办？

王平：你快睡到被子里面去。（說罢自己忙躲到門后去）

（陶利剛躺下又想起脚上沒放热水袋，急忙拿起热水袋放到脚脖上，鞋也来不及脫，就拿被子蒙住了头）
（所长与管理員上。）

所长：管理員，你要学技术，就跟我来看看王排长的脚吧；

所长：（往床上一看）嘿；嘿；睡觉連鞋都不脫，也真是太辛苦了。（上前看了看，摇摇头）怎么把热水袋放到这儿来了。（輕輕地帮陶脫了鞋子，又取下热水袋）

管理員：所长，他这是骨折伤嗎？

所 长：对，他这就是骨折伤。骨骼在受到外来暴力时，它的完整性受到破坏，称为骨折伤。

管理員：那么长好以后，会不会留下这么一个大裂痕呢？（比划）

所 长：不会的，象他这只腿（指陶利腿）现在还能摸到一点儿，时间一长就摸不到了。

（管理員伸手去摸，陶縮腿。）

所 长：王平同志啊，不要紧的，讓他摸摸看，

管理員：（又摸）他这腿接得很好啊，一点儿也摸不出有什么异样。

所 长：现在还能摸到一点儿，不过不太明显；（伸手去摸，左摸右摸，摸不出什么痕迹来）呃，怎么长的这么快？（輕輕地去掀被子）

（陶利知道瞒不住了，忙坐起来。）

陶 利：所……所长，是我。（一面說，一面用脚套自己的鞋）

管理員：（惊奇）“小淘气”你怎么还没走？

所 长：（向管理員）这是怎么回事？

管理員：（惊愕地）王平呢？

陶 利：（眼盯住門）他；（王在門后摆手）他回去了。

所 长：他給誰說了的？

管理員：（有意替王掩飾）好……好象給我說了的，我忘了。

陶 利：他說很快就回来，借用一下我的衣服。

所 长：管理員哪，你怎么不請示一下呀？唉，大概你也忙得太辛苦了吧？

管理員：我去找他。

所 长：好，快去把他找回来。喂，别忘了把这拐杖带去。

陶 利：他回去看看炼鉄爐就回来，还是讓我去把他叫回来。

吧！

长：看炼鉄爐？（沉默）小伙子，你想脫身啦，慢着点儿，等他看好炼鉄爐回来再說吧！

（王平在門后，进出两难，一不小心，将門碰响了。）

（管理員听见响声，扭头一看，發現門下放着一双鞋，正欲去拾，恰好所长也發現了。）

所长：管理員哪，你看，（指門下鞋）这可是不符合三无四潔的要求。（欲用脚去拨）

（管理員忙弯下腰去拾鞋，但手还没伸到，王平一下走出来了。）

王平：所长……

所长：你……你怎么在这里？

管理員：你没走？（以上對話是同时發出的）

王平：所长！我已經好了，請允許我出院吧！同志們都在大跃进……

陶利：所长，咱們排长是炼鉄工人出身，家里需要他呀！

所长：炼鉄工人！（自言自語）

（管理員回身整理被褥。）

王平：所长，我这样鬧着，比坐禁閉还难受，特别是，我脚已經好了。你看，（提起褲腿，其他人的眼光都落在王的腿上。所长伸手摸了一陣后，王平又大步走着給所长看）你看！

陶利：所长，我們一定不讓他作重活，只要他坐着指点一下。

王平：今天正装爐，听說光發生燒結……

所长：你們那里也有燒結？